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

六至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五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六

明 張溥 輯

鍾會集

賦

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
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纒裁脩尾之翹翹

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
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蹠足
踟躕鳴嘯郁伊

菊花賦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提威蕤於蒼春兮表
壯觀乎金商延蔓蓊鬱緣阪被岡縹幹綠葉青柯紅芒
芳實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罍曜垂光於是季秋九
月九日數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雕瘁芳菊始榮

紛葩韡煜或黃或青乃有毛嫱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
豔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雪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
俯弄芳榮

又

夫菊有五美焉黃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
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
神仙食也

蒲萄賦

有序

余植蒲桃於堂前嘉而賦之命荀勗並作

美乾衡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淳覽遐方之殊偉兮無
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之玄圃植崑山之高垠綠葉蓊鬱
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焜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
液之靈露下歛豐潤於醴泉總衆和之淑美體至氣於
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旨內適滋澤膏
潤入口散流

檄

移蜀檄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
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弈世重光恢拓
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
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
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
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
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
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
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躋冀
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
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
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
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
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
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
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

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
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
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
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
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
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
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
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

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
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奏

平蜀奏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
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
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閬將軍王
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

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聞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網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

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諛殊俗向化
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
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
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
姓欣欣人懷逸豫后来其蘇義無以過

書

與姜維書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揚華夏遠

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當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與蔣斌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謗諸草
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
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

與吳主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記

高貴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
贊表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
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
殆減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
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
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
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

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世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
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
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
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
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
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顓亮等議曰三代建
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
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

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
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
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
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
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
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
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
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

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闕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丕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

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
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
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
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
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
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傳

生母張夫人傳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懼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繇彼發

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男故
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
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繇是得罪出成
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
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
賈氏

成侯命婦傳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

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

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

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
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
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
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
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
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
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勉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
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

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
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
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
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
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
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
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賙贈喪事無巨
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
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
也

論

芻蕘論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
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於民民困國虛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六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

明 張溥 輯

杜預集

奏

上律令注解奏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

難犯則幾於刑厝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上黜陟課法畧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

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
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
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
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
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
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
可謂至密然繇於累細以違其體故厯代不能通也豈
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入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

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
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
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
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亦
無取於黜陟也

秦川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為寇穿塹不如作馬塹馬塹
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

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槍砲中訖薄覆其上如
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

奏事

竊惟籍田令本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案行周旋
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羣神之調於是取
所籍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貴臨履也

又

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

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又

藥杵臼澡槃熨斗釜釜鉋槃鋤銷管亦民間之急用也

又

被勅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疏

論水利疏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回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确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趨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艸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

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
歸而宜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
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
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
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
而徒有吏士穀州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
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
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

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
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
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
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
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萬頭責三百斛是為化
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
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
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

可竝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旬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可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又疏

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州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

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
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
陂舊竭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
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
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
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
可不繇泗陂泗陂有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
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

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氾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

寧瀉之不瀉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
竭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
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漚之長
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
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竭
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
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
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

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表

陳伐吳至計表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

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唯陛下察之

再上伐吳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

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
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項朝廷事
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繇特恩不慮後難故
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克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
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
頗露若令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
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
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請署羊祜辟士表

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僧等牋詣預預表上不許

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

舉賢良方正表

按蘇贊布行於州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

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

又

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
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又

長史劉儼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嘗用赤馬

議

皇太子服制議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
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
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
服博士陳達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
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
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預議云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
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
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
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
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

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

答盧欽魏舒問

時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答云于是欽舒遂命預造議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

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

三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
下推將來恐百世之王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
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
世可知此之謂也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克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
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
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

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達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日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

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
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
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
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
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
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
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
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塋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塋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下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塋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

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
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
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
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
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
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艸創因
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

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
葬畢制紅禪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
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歛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
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
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
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陞
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
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

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
聖之記襍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
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塋祔
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
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
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
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
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

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禪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

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
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
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
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惟衰麻之謂乎此
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全皇太
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
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
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

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管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

又

于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
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惟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

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

祥禘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
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
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
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
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禘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
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禘譏貶之文著

焉

書

與王濬書

帝初令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濬大悅表陳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汴河而上振旅還都亦

曠世一事也

秣陵通鑑作建業

與子貺書

預子錫無名貺者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歲終帖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說知消息中省次若言面

米云真

親故帖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

云具絕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

黃伯思法帖刊

誤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况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時親故帖誤也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

此帖米云偽

序

春秋左傳集解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
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
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
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

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
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啟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
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
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
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

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
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
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
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
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

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由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

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

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靈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膺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厯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厯即周正

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
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
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
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

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
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義起于彼五臣作起義在彼諱辟善

本作避諱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即五臣作公則

律序

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序事制二者相須為用也

論

春秋長厯論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

差差而不已遂與厯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
矯正得失因以宣明厯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
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
其得失竝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厯失其正
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厯誤實
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
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

伐鼓常月因變而起厯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厯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厯唯一食厯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

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厯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厯論極言厯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

相序不得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
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厯無
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
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厯
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厯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
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厯變通
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
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

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
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厯論之後至咸寧
中善筭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厯表上朝廷其
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
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
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厯參校古
今記注乾度厯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攷古今十厯
以驗春秋知三統厯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

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
為經傳長厯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
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文厯也學者覽焉

說

春秋長厯說與論畧同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
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投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
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

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憊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厯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厯數也劉子駿造三正厯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厯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厯以推經傳朔日皆

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
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
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
著厯論極言厯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
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
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
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曠年不
蝕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厯無不有先後也始失

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厯明時言當順天之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厯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厯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竿者李修夏顯依

論體為術名乾度厯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
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
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
史官以乾度與泰始厯參校古今記注乾度厯殊勝泰
始厯上勝官厯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
厯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譜

宗譜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為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則縗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為之齋縗其月數各隨親疏為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為之齋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太宗然則繼體君為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宗奉

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太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為祖或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為此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

令

遺令

古不合塋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

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

歛之事皆當稱此

達一作遠。耕父御覽作耕者祭作登有情作儉

禱文

酒論

重醞醇醴沃土泉清甜苦無常五味相并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七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八

明 張溥 輯

荀勗集

賦

蒲萄賦

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畜有蒲萄之珍
奇應淳和而延育

奏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狀奏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
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
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
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
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
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
至于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
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
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
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奏可

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呂之

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
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
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
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
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
是為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為
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顯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
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牧聲均調

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
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者以求
厥衷合乎經理於制為詳若可施行請更部笛工選竹
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
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
所施用還付御府毀

祐宋書作
左中作用

勗又問和作笛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
律然後乃以為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

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者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按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一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按聲皆相應然後乃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為襍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

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今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宮商角徵羽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按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廟

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
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
皆從笛為正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
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
調無以檢正惟取竹之鳴者為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
鄧昊王艷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
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

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

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為雅

表

辭尚書令表

管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為冠今者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驚聞所宜忝竊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請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讓樂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答問三公表

咸寧四年司徒王曾遷太宰詔問勗司徒處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勗

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
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膺忠亮高潔堪處台輔

薦三公保傅表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叅輔東宮必當仰稱聖
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瓘新
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

對

議遣王公之國對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

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議增制文法對

門下啟通事令史伊義趙咸為
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對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
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
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
用邢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
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

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議

省吏議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
以赴農功勗議云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

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
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
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
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
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
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
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畧細苛命之所施必使
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

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

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
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
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
此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甲乙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
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
竝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

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譽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
元譽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又王昌前母
服議畧同

書

為文王與孫皓書

時遣吳壽春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皓遣
使報書方發使聘吳並令當時文士作書昭
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昭謂勗曰君前作
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孫楚為石苞
與皓書亦此時徐紹孫
或與符邵孫郁參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

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
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
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
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
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
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
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往之
軍籍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

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
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
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
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縣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
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况重之於後
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
勢度資量險遠攷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
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

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
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
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
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
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太平御覽載荀勗為文王與孫皓書餉雜色綾十端又餉穀三端又餉細縑十疋

答王琰書

王陶丘人
闕廟盜鮮卑金頭寶帶十二枚

序

穆天子傳序

勗領秘書監時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為中經列在秘書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按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

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冢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

序

樂歌

晉四廟樂歌

晉書樂志曰魏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正旦大會太尉奉壁羣后行禮東廂雅樂郎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古今

樂錄曰漢故事上壽用四會曲魏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一古大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鼉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晉書樂志曰泰始中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大會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勗乃更作行禮詩四篇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

正旦大會行禮歌

於皇

宋書樂志曰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一曰於皇當魏於赫

於皇元首羣生資始履端大亨敬御繁祉肆覲羣后爰
及卿士欽順則元允也天子

明明

當魏
魏魏

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荒貊柔遠能邇孔
淑不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邦國

當魏
洋洋

光光邦國天篤其祜丕顯哲命顧柔三祖世德作求奄
有九土思我皇度彛倫攸序

祖宗

當魏
虎鳴

惟祖惟宗高朗緝熙對越在天駿惠在茲聿求厥成我
皇崇之式固其猶往敬用治

王公上壽酒歌

踐元辰

當魏羽
觴行

踐元辰延顯融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
嵩本支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煌煌

當鹿鳴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

當於穆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
廷或陞登儼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茲度楫觀頤
養正隆福孔偕

三后

當昭昭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燿前暉奕世重規明
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來威天被
顯祿福履是綏

赫矣當華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
無瑕慝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烈文當朝宴

烈文伯考時惟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

塗煥炳七德咸宣其寧惟永

猗歟當盛德

猗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為君慎徽五典帝
載是勤文武發揮茂建嘉勲修己濟治民用寧殷懷遠
燭幽玄教氛氲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冒無
垠

隆化當綏萬邦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道越惟聖皇龍飛革運臨

燾八荒獻哲欽明配蹤虞唐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
習吉終然允臧其臧惟何總彼萬方元侯列辟四嶽蕃
王時見世享率茲有常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衛既臻
陳留山陽我有賓使觀國之光貢賢納計獻璧奉璋保
佑命之申錫無彊

振鷺

當朝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無競惟人王
網允敕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翼翼當順天

翼翼大君民之攸暨信理天工惠康不匱將遠不仁訓
以純粹幽明有倫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順比開元
布憲四海鱗萃協物正統殊塗同致厚德載物靈心隆
貴敷奏謹言納以無諱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一人有慶羣萌以遂我后宴喜令問不墜

既宴當陟天庭

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晰晰庭燎煌

皇鼓鐘笙磬詠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俗易化從其和
如樂庶品時邕

時雍

當參兩儀

時邕斌斌

宋書作份份

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靜殊隣首定

荆楚遂平燕秦疊疊文皇邁德流仁爰造州昧應乾順

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戡庸蜀

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櫜矢來陳韓濊進樂均

晉書作宮

協清

鈞西旅獻葵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菟文身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嘉會

愔愔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奠籩豆既馨

晉書作升

禮克樂

備簫韶九成愔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
王猷允塞萬載無傾

晉正德大豫舞歌

正德舞歌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揮節

以笙鏞羽籥雲會翊宣令蹤敷美盡善允協時邕煥炳
其章光乎萬邦萬邦洋洋承我晉道配天作享元命有
造上化如風民應如草穆穆斌斌形于綴兆文武旁作
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世是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惟時時邁其仁世載邕熙兆我區夏宣
文是基大業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暉欽明文思迄用
有成惟晉之祺穆穆聖皇受命既固品物咸寧芳烈雲

布文教旁通篤以淳素玄化洽暢被之暇豫作樂崇德
同美韶濩濬邈幽遐式遵王度

詩

從武帝華林園宴二章

初學記作荀勗從武帝華林園蒞文類聚逸勗名後人遂以為武帝詩誤也

習習春陽帝出乎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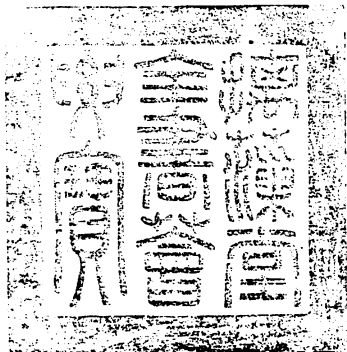
叶平聲

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

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乃衆臣
其慶維何錫以帝祉肆覲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

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陳熙

謄錄監生臣茹灃